

# 蔣碧微生死戀 (十一)

楊兆青

蔣碧微的心性，柔善明朗，熱情內蘊。從外表看來，她却是堅挺文靜，甚至有若冰霜。對於感情的流露，始終是隱現有分寸，收放有規矩。

## 促成素珊來華結婚

多年來，張道藩戀念蔣碧微，他那份癡誠與恆心，蔣碧微都感念在心，只是蔣碧微經過理性的沉思，僅能接受他常情的友誼，至於那種熾熱的異性相愛之情，她將隱藏心底而潔身相處。

蔣碧微也希望張道藩，能把隱祕的私情提昇為兄妹深誼。這樣的話，雖然心有所繫，那是屬於手足情懷；雖然經常見面，那樣聚晤光明磊落；雖然互相關懷，那種情操純潔無邪。

可是，許多世事千難萬難，最難處理的還是「情關」。蔣碧微雖然嚴謹自律，仍不免時時為張道藩而懷憂在心。因為張道藩跟素珊，從民國十五年四月四日在法國訂婚，到十六年三月底再差幾天就滿兩年。這對異國情侶，一個已學成返鄉，努力國是，一個則仍留法國，相隔遙遠。以張道藩熱情的性格，訂婚而遲遲不結婚，這不是好現象。

因此當蔣碧微得悉張道藩將要和素珊結婚的

消息時，蔣碧微心裡立釋重担，高興萬分。她即刻按照徐悲鴻的吩咐，代為匯寄旅費給素珊，並且分函徐悲鴻及張道藩，說明已經把事情辦好，請他們兩位放心。

這以後的一陣子，蔣碧微只要想到張道藩即將結婚，就會感到像自己兄弟要成家，那樣的心懷喜氣。她一邊盼望素珊趕快到來，好穩住張道藩的感情，過一個正常幸福的生活；她又一邊細細的回想，她跟張道藩在一起時，張道藩談到自已少小奮鬥的情形，以及留學生活的甘苦，還有他在三位「心上人」當中，何適何從的心路歷程，矛盾痛苦的內心衝突。

那是一個非常曲折而又極為生動的故事。這個故事，要從張道藩的家鄉及他的童年談起。

## 張道藩的艱困童年

張道藩是貴州省盤縣人，他的乳名叫振宗。貴州是山區，峯巒起伏，雲擁霧翠，有一種莊嚴肅穆的靈秀氣息。

盤縣的北門外，老遠就可以看見崇山營的張家坡，有三大進古老的建築。在大院壩兩邊，整齊的排列着六對桅竿。三進大門上，分別掛着象

徵榮譽與智慧的匾額，其中有六塊「進士」、四塊「文魁」的橫匾，另有「貞壽之門」跟「德壽雙高」的清帝頒賜直形匾額。這個令人羨慕的世代書香門第，便是張道藩故鄉的老家。

張道藩曾經多次向蔣碧微憶說他在童年時代的往事。

民國前十五年，張道藩出生在這樣一個充滿書香的家庭。他的父親張家鳳老先生，字銘渠，從小就是孤兒，上一代只留下幾畝薄田，幾箱的書籍；雖曾苦讀詩書，既沒有得過功名，也沒有做過清朝的官；後來從事教育工作，却造就了許多人才。張道藩的母親伍太夫人，親自操持家務，撫育兒女，還要利用時間幫人織布，賺取薄酬貼補家用。她做這種紡織零工，日以繼夜，四季不停，但是從不怨嘆；到了歲末天寒，夜裏尤其酷冷，他的母親仍然不肯休息，張道藩習慣在一旁讀書，他的母親總要他先睡。有一次他半夜醒來，從昏暗的燈光下，看見倦累的母親趴在織機上睡去。他悄悄的起床，拿舊棉衣覆在母親背上；母親驚醒了，轉身把他緊緊抱在懷裏，熱淚滾滾滴在張道藩的頭上，也永遠滴在他幼小的心靈裏。

他的家常斷炊，許多族人親友當時不知道，就是後來知道的人也很少。因為他的母親，有一股高傲的骨氣；到萬不得已時，只向張道藩的外公和姨祖母求助過。她常常告訴張道藩：「貧寒不足恥；不肯吃苦求上進，才是最丟臉的事。」

### 雨災斷糧動心忍性

有一年，盤縣連日大雨，張道藩的家人受傳染病侵害，老小先後都生病，偏在此時，家裏又被小偷光顧，既沒錢看病，又沒有買米的錢。他的母親扶病帶着張道藩進城，打算向他外公求助。沒有想到久雨不停的關係，馬家坡的城牆竟蝕塌了一個缺口。當地人迷信，以為把北門關閉，老天爺就會收雨放晴。此刻母子倆已走近北門，不得進去。他們照理應繞道東門，但要多走兩里路。病弱的一老一小，實在走不動了，便決定抄近路，由城牆的缺口穿過去；不料才走到一半，上面有人也從缺口翻牆下來，兩塊受到壓力的大石頭突然滾落到眼前，幸虧他的母親機警，帶着張道藩及時閃避，才躲過一場劫難。他的母親感慨的說：

「這是老天爺要告訴我們，人要常常往上看。」

當時張道藩年紀小，不懂母親說這句話的意思。但進城之後，看見別人豐衣足食，很自然的流露羨慕之情。母親把他叫到一邊，嚴厲的訓戒一番：

「人要學問好，品德好，不是要穿得好，吃得。只要你成器，將來何愁吃不如人？那些靠

祖宗穿吃闊綽的人，已經沒有出息；羨慕那種人的人，更是沒有出息！」

張道藩聽了，牢牢的記在心底。

張道藩和蔣碧微在一起的時候，常常天真的再講起他母親對他的教導，他說小時候在家鄉，因為自己是窮孩子常常受窮氣；有時被鄰董欺笑，有時跟自己嘔氣。這個時候，張道藩的母親又會向他開導：「我雖然沒有讀過聖賢書，可是常常聽你舅父講過『自己不願意的事，不要加在別人身上』的道理。譬如我們今天窮，人家看不起我們；又如你父親為人老實，人家欺侮他。我們受人家這種看待，我們心裏是怎樣的痛苦！你將來長大了，要是有一碗飯吃，千萬不可以看不起窮人，更不可做一個欺善怕惡的勢利小人！」

張道藩的母親，隨時灌輸他做人處世的道理，養成他忠厚的精神，影響了他一生的前途。

### 女生班中唯一男生

張道藩到了七歲，已經會朗誦近兩百首的短詩，給他印象最深的一首是——春遊芳草地，夏賞綠荷池，秋飲黃花酒，冬吟白雪詩。

當他八歲那年，張道藩的姑姑張荷，在家裏開辦一所私塾，收了十幾個學生，大都是族人和親戚家的女孩子。因為荷姑特別喜歡張道藩，他就成了荷姑唯一的男學生。照當時的規矩，學生要點了香燭，先向孔聖人的牌位跪拜，再向老師叩頭。張道藩統統照辦了。荷姑就是他的啟蒙老師。

荷姑教學生，不止是讀書，寫字和作文，也教學生畫花樣、剪花樣，綉花等等。張道藩在學

生中是年齡最小的一個，在一羣姑姑姐姐們中間一同讀書，她們學什麼，他也跟着學什麼，所以他後來也學會了描花和綉花。荷姑認為，男孩子學女紅沒出息，於是，當別的學生綉花的時候，荷姑就單獨教他繪畫，這也就是張道藩學畫的開始。

他在女孩子堆裏混了兩年，改從一位駱老師學習，駱老師吃長素，信佛教，年紀已六十多歲，教導學生非常嚴厲，跟荷姑的作風完全不同。荷姑使人如坐春風，駱老師則面罩秋霜。私塾裏有體罰，對於頑皮、逃學或不用功的學生，輕則打手心，或頂書罰跪，不准把頭上的書掉下來；重則打屁股。

那裏全是男生；張道藩新到不久，就成為他們捉弄的對象。因為他能背誦通本的千家詩，常常要他背詩給他們聽。有時被迫得不耐煩，就背一首打油詩應付。同學聽了，覺得很有趣，一再慫恿他背給老師聽，並且向老師報告，說他能背一首好詩。老師將信將疑，叫他去背來聽聽。張道藩一時慌張，也不敢抗命，只好重背那首打油詩：

「我有一首詩，天下人不知；

有人來問我，連我也不知。」

背完之後，老師拿起戒條向他臉上一劃，同時大聲的叫：

「胡說！」

老師的本意是想嚇他一下，誰知戒尺的角尖，剛巧從張道藩左眉梢刷過去，他感到一陣刺痛，又不敢哭出來。待他回到座位，用手蒙住刷傷

的地方，一會兒手上好像溼了，放下一看，手心已有了血。

駱老師聽到同學的報告，走過去看他，顯出懊悔的臉色；老師仔細看看張道藩的傷口，回到教桌寫了一封信，讓他帶回家交給他的父親，說明原委並放他兩天假。經過這次的刺激，他對背詩的興趣大減，更不敢背打油詩了。

### 舅舅父親俱爲老師

在駱老師那裏只勉強讀了一年，張道藩又換了讀書的地方。他的第三位老師叫伍光表，是他的舅父。伍光表是一名秀才，舊學問很不錯，在城內官井徐宅設了一所私塾，張道藩在那裏附讀。他舅父叫他坐在老師用的方桌，舅甥相對，所以他比其他學生更受拘束。

舅父教他啓蒙歌略、地球韻言、韻史（以韻文編寫的中國簡史）、萬國都邑歌等等。這類書都是韻文寫的，爲了要押韻，其中包括的事物很多，文字又非常簡略，讀來枯燥無味。因此讀書變成受罪，整天好像坐牢一樣。幸而後來加讀一些唐詩和短篇古文，他才漸漸覺得有點興趣。

那時候，小學生讀的書，老師是不講解的，要年紀大的學生才開講。每逢他舅父給別班的同學下註腳，張道藩就坐在一旁靜聽，慢慢地對讀過的書也懂得了一些意義。他原來爲了和舅父對坐而苦惱，旁聽幾次之後，反而高興有這樣的好機會。

筆者十五年前參與蔣碧微回憶錄的抄寫記錄工作，蔣碧微在憶寫「我與道藩」這一部份的篇

章時，對於張道藩的早年常常如數家珍般的談起張道藩向她口述的往事，可見蔣碧微對張道藩關注之深切，蔣碧微說：

「張道藩的父親，很早就教導他讀書識字，但以正式上學來說，要算是他第四位的老師。那年他已十二歲，地方親友請他父親在崇山營大土地祠樓上，開辦一所私塾，城內外來入學的學生有二十多人，張道藩是其中的一個。」

「以前他讀書讀不好，張道藩的父親總以爲他貪玩，後來由自己來教，監督非常地嚴。張道藩天天練字，進步很快，讀書仍然差勁。因爲一天到晚只是大聲朗讀，又不講解，無法明瞭書中的意義，等於死讀書，死讀死背，張道藩不喜歡，也就不容易記得。」

「張道藩的長輩都稱讚他聰明，可是他背死書的能力却不行，這件事使他父親相當失望。他的心裡也很苦悶，常常自己恨自己，惹父親不愉快。煩惱的時候，就想起以前跟荷姑讀書的情景；窗外的花木，飛舞的蝴蝶，都能引發他學畫的興趣；那真是一段快樂的童年。他越想越不好受，回到家裏，就拿起畫筆來塗抹，發洩悶氣。」

張道藩的一位前輩族人，也很關心他的教育。有一天對張的父親說：

「不是孩子笨，恐怕是教法有問題。」他停停，想想又說：「古人易子而教，是有道理的，何不替孩子再找一位老師？」

### 任雨蒼師新法教學

因此，張道藩十三歲那年，改到任雨蒼老師

那裏去讀書，這是他的第五位老師，也是他畢生難忘的一位名師。

任老師主持的師塾，設在北門外豐街上，是在張道藩的一位遠親郭家。任老師進過貴陽簡易師範學校，懂得新的教學方法；性情溫和，又富研究精神。在他教導之下，二十多個同學，讀書興趣大增，進步也快。

上課時，任老師不但講解甚詳，也新添了幾種私塾裏沒有的功課；如當時的世說新語、用阿拉伯數字學簡單的算術等，又教學生作文，使他們受益最深的一本書，是「虛字會通法」，使大家懂了「之、乎、也、者、矣、焉、哉……」等虛字的用法。還有一門相當怪的功課，是百家姓同音字，像趙錢孫李的趙字，把所有同音的「照、兆、召、灶、單、驢、棹……」都集在一起；不但教每個字的讀法，並講解每一個字的意義。這種教法的好處，是由此認識了許多新字，又減少了寫別字的錯誤。

當時的私塾裏都不用黑板，任老師首先採用，但因城裏買不到粉筆，於是師生共同研究自製粉筆的方法，做成的粉筆居然可以應用。這雖是小事一件，却給學生很大的智慧啓發。張道藩跟任老師讀了兩年書，好像忽然開了竅，使他一輩子受用不盡。

在這個階段，張道藩的書法大有進步。農曆年節，家家戶戶都要貼春聯，鄉下人常常找不到人代寫，只好老遠的到城裏去買。張道藩靈機一動，買了一些大紅紙，參照大門、房門、廚房、畜舍所需的尺寸裁開，分別選用適當的聯語書寫

；還寫了一些「福」、「六畜興旺」等吉利話的紙條，寫好以後，託人拿到街上去賣。雖是蠅頭小利，却是正當收入，得到他父親的讚許。

過年的時候，張道藩也跟他小孩一樣，玩小孩子的賭錢遊戲，他總是不服輸，結果都輸光。後來他要出外遊學，他父親告誡他說：「別的事你可以自己作主，唯有賭博一件事，不准犯！像你的性格，會把性命都押上去。」

蔣碧微又會對筆者談到張道藩自述童年在家鄉的趣事：

「鄉下人進城常鬧笑話，張道藩的童年也有二件趣事。他第一次進城看到電線桿，別的小孩告訴他旁邊是電話線，住在兩個地方的人，不管隔多遠的路，接上這一根線，就可以講話。張道藩從未聽過，激發了好奇心，自己想證明一下；於是設法拉住那根線放近耳邊，以為可以聽到別人說話的聲音，不料聽了好久，什麼話也沒有聽到。他又想跟家人打電話，大聲喊着對方的名字，也聽不見回音。張道藩回頭問原因，那小孩大概也是聽來的說不出答案，為此幾乎吵起來。此事後來自己想想，也不免臉紅。」

「他對於吃的東西，什麼都不計較，從來不想要吃什麼菜，只記得家裏常常吃南瓜湯。」張道藩的母親對他開玩笑說：

「將來你的太太難伺候你，不知道你要吃什麼？」

「以後，他浪跡天涯，常常懷念母親，自自然然的也就想起母親燒的南瓜湯了。」

## 正式接受新制教育

「張道藩從十五歲到十八歲，這一時期（前清宣統三年——民國三年）正是滿清帝制被推翻，建立共和政體的新舊交替期間。他也結束了舊式的私塾，死記硬背的讀書生涯，接受新式的學校教育。」

「新制高小開辦初期，爲了鼓勵家長送子弟進學校，特意把高小畢業生的資格，看作與秀才相同的功名。照滿清時代的規矩，考中秀才的人，必須到孔廟去向孔聖人三跪九叩，而且要遊泮池，春秋兩季的祭祀也得參加行禮，還可以分到祭祀的牛肉吃。」

「當張道藩十五歲的那一年春天，他考進盤縣高級小學。第二年是中華民國元年，孫中山先生就職臨時大總統，盤縣高小的同學一致熱烈擁護。可是一般人民仍不肯剪掉長辮，照舊拖着那條『豬尾巴』。學校有幾十個學生，每逢城裏趕集各人拿着一把剪刀，分別站在四個城門口和大街小巷，見到有辮子的人，就強迫剪掉那條代表恥辱的辮子。後來鬧到每次場期，鄉下人都不敢進城。一般老成持重的人，雖然罵那些學生胡鬧，却也拿他們無可奈何。」

「他三年級時，開始閱讀報紙雜誌。那時張道藩的家族，有長輩留學日本，常寄新民叢報之類的刊物回來，家裏長輩看過，他就借來細讀，因此增加不少新的知識。」

「張道藩在高級小學讀完四年，只有第一年的兩學期成績，列在十名前後，其餘六個學期都

得第一。參加冬季畢業考試，又是第一名。以前在私塾老是書讀不好，進了新式學校以後，進步神速，由此可見，新式教育方法的改進，的確值得喝采。」

「他在私塾和高小的讀書期間，有兩件事對張道藩的性情，發生了很大的影響。」

## 爭取公道不畏權勢

「第一件是在他父親私塾裏的那一年，城裏的士紳王孝榮，爲了地方上的公益，和他父親發生爭執。張道藩的父親一向忠厚，但對王孝榮那種自私自利的企圖，深爲不滿，激起義憤，當場和他吵架。王某一怒之下，回去帶了十多名爪牙，衝進大土地祠去，把張道藩的父親亂拳打傷。」

「他父親立刻告到縣衙門。對方雖請出親友來要求和解，但都不被接受。由於事證確鑿，審案結果，姓王的被判一年監禁，關在縣衙門一間拘留所裏。每隔十天八天，張道藩總要跑到拘留所外面朝裏看看；一看到姓王的還關在裏面，就覺得惡人受了處罰，心裏十分痛快。」

「另一件是張道藩高小二年級的時候，有位教文史的樓老師，文才很好，但不負責任。儘管每週要學生作文一篇，可是直到學期終了，還不把卷子批改發還。平時上課不是遲到，就是無故不到，同學們對他毫無辦法。」

「樓老師是個天主教徒，却有很大的鴉片煙癮，這是他平素懶惰的原因。校長朱季宜爲了顧全學生的學業，毅然將他解聘。他不但不知檢討，而且借天主教法國神父的勢力，和朱校長打

官司。作為學校監督的縣長，因為畏懼洋人，多方壓迫朱校長，使朱校長受盡欺侮又吃虧。那些學生年齡雖小，大多已有是非觀念，都忿忿不平，尤其對於樓老師，倚仗洋人勢力欺侮中國人，對他非常看不起；對法國神父的無理干涉，也非常怨恨。

「前一件事，是土豪劣紳用地方的惡勢力欺侮好人；縣長總算還能憑公審斷，可以出一口氣。後一件事，是腐化的知識份子告洋狀，藉洋人的勢力壓迫本國人，縣長以做官為目的，他的前程要緊，教育風氣的好壞與他無關痛癢，千差萬差，洋人不差，洋和尚怎敢得罪？只好委屈朱校長忍氣吞聲了。張道藩對這兩件事的前因後果，都很清楚，因此使他培養廉正不阿，嫉惡如仇的修養德性。

「舊制高級小學畢業，相當於讀完初中二年級的課程。張道藩高小畢業之後，本來想去貴陽讀中學或師範。但因家貧無法籌得學費，所以在民國四年，亦即他十九歲的那年春天，應聘到鄰近普安縣的饋子窰，在縣立高初兩等小學去當教員，並兼任初等管理。當他接到普安縣張廷良縣長的委任狀時，心裏有各種不同的滋味，他既興奮又惶恐，既自負又感傷。

### 初離家鄉做事賺錢

「那是張道藩第一次離開父母，第一次離開故鄉，也是第一次做事賺錢。月薪銀元十二元，按當時物價，一塊銀元可買雞蛋三百個，或豬肉五十斤。他自己省吃儉用，每月一切開支只需二元，

可餘十元貼補家用。他所教的課程是初級國文，和兩級的算術、圖畫、習字、音樂、體操等。

「民國五年，張道藩已經二十歲。他為了設法升學，發展抱負，辭去教書的職務，在家自修，準備找機會到昆明投考公立學校。

「張道藩的五叔蓮仙，原在北京任國民參議院議員，因袁世凱違法解散國會，於上年回籍轉赴昆明，暫時在雲南省督軍唐繼堯那裏做事，有意幫助張道藩到昆明讀書。這一年六月中旬，他五叔的信來了，要他立刻到昆明。他抵達之後，才知道袁世凱已死，國會恢復，八月一日將在北京復會，蓮仙五叔要帶他同去，讓他在北京讀書。像他這樣一個窮學生，能够在昆明讀書已經不容易，誰知竟然有機會去到北京，真使他喜出望外。

「他連忙寫信告訴父親，報告好消息。那時，他父親在雲南舍資工作，接到信，步行了五天到昆明和他話別。他父親略帶憂鬱，慈祥溫和的說：

「我們家僅有你一個男孩，照常情而論，怎麼捨得你遠遠離開。但是現在國事艱難，青年人應該有四海為家的壯志；我不願因為父子的私情，妨礙你的前途……。」

「張道藩很認真的在聽。他父親的語氣變得比較強硬，繼續說：

「你在外邊務須教品勵學，力求上進，將來於公要對國家有所貢獻，於私要做張氏子弟的模範。我們家雖窮，你母親和我當能盡力維持，不致於餓死。你今後要好好磨練自己，切勿因憂慮

家事而妨礙學業！」

「這一番至情至理的話，句句流入張道藩的肺腑，他強忍熱淚，連連點頭說是。

### 北上平津考入南開

「張道藩抵達北京，很順利的考進天津南開學校讀書。他在南開讀了一年半的書，有一位圖畫老師，在上課時，見他很快就照他畫在黑板上的畫臨摹完成，還有餘暇自由自在的畫一些山水花卉；老師認為他有繪畫天才，勸他好好學畫。從此給他特別指導，又給他範本，教他臨摹，額外替他改正，使張道藩對繪畫的興趣更濃。

「第二學年上學期讀完，不料張勳復辟，宣統又做了幾天皇帝；國會解散。張道藩的五叔蓮仙失業，無能再助他讀書，因而輟學。

「靠了五叔祖父管香的關係，從民國六年十月開始，張道藩便在歸察特別區包頭公賣局做事。包頭是屬於分局，局長魏毓生是管香的同事。張道藩的職務是分局釐稅徵收員，兼替局長管理銀錢，因此學會了珠算，無論如何複雜的乘除都能打，而且打得相當快。同時也跟魏局長學會辦公文。半年以後，因他工作成績好，升任科員，薪水也由每月六十元加到一百元；還有循例分得的獎金。

「張道藩在辦公之餘，仍然勤於讀書寫字，除了自修英文以外，又向上海一個函授學校，通信學習日文。因為白天都要辦公，只能利用晚間自修，不管怎麼用功，既不進學校，又無老師講授，自然進步有限。所幸近兩年的做事期間，無論

如何都沒有忘記要繼續升學的志願，而且存儲了一筆錢，作為再讀書的費用。

「他有留學日本的打算，是想地區較近，所需旅費較少，我國留學生之多，聽說學費和生活費都比歐美便宜。」

### 適逢五四勤工留法

「等到民國八年秋天，張道藩回到北京，正是『五四』運動進行之際，許多留日學生因為痛恨日本侵略中國，都返回祖國。他也打消留日的原意。九月初再回到南開讀書。」

重回南開，眼看舊日同班同學都已升高兩級，又慕又愧，還夾雜一點妒嫉。心裏受此刺激，加上自卑感作祟，使他不能安心上課，也不甘心再讀下去。於是每天參加反日演講，弄得聲嘶力竭。他又覺得長此下去，名為愛國運動，但對國家既無實質的貢獻，自己又沒把書讀好，實在不是辦法。

「不久，恰巧吳稚暉到南開講演，由愛國運動講到留法『勤工儉學』，啓發了他到法國留學的念頭。第二天，他私訪吳稚暉，得到許多指點，並介紹他認識姜更生，瞭解有關的步驟和辦法。張道藩就暗中進行一切；先於十月中旬向學校請假兩星期，到上海辦護照和買船票，又到西湖向正在那裏度假的五叔祖父辭行。」

「五叔祖父不贊成張道藩遠行。並說假如不願意在南開讀下去，他們願意爲他找一份工作，藉以維持生活，又願意賠還已付出的船票錢。」

「張道藩委婉表示赴法留學的堅決意志，五

叔祖父爲難的說：

「我對你也負有管教的責任，你如果非遠去歐洲留學不可，等我打電報給你父母，得到他們的允許以後再去，以免我將來受責備。」

「張道藩苦苦哀求不要打電報去，因爲他是獨子，家裏正來信要他回鄉結婚，絕對不會贊成。」

「五叔祖母並且說：

「你這孩子本來很聽話，現在長大了，連父母的意見都不顧了。不是就像一隻小鳥長硬了翅膀，只願自己高飛，忘記了巢中老鳥嗎？你現在不回家結婚，却一定要出國。你的父母對你這種不孝的行爲，不但不高興，還會誤會我們爲什麼不阻止你？」

「他被說得臉上泛紅，笑笑回答：

「我希望父母能够寬恕我這一次的不孝，我到了法國之後，會許稟父母，說明您兩位老人家都曾經阻止過我。」

「五叔祖父母見他意志萬分堅決，也只好嘆氣算了。」

「張道藩回到學校，立即向校長張伯苓報告他要留法的事，校長驚異的問：

「你也著了勤工儉學的迷了，是不是姜更生先生爲你策劃的？」

「他怕姜更生被責怪，就說：

「不是，是吳稚暉先生指導我的。」

「校長又問：

「你讀過一點法文嗎？能說法國話嗎？」

「張道藩回答：

「沒有學過法文，也不會說法國話。」

「校長很生氣的說：『簡直是胡鬧，你連一句法國話都不會說，你到了法國怎樣去做工？又怎樣去求學？』」

「張道藩又回答說：

「那些華工到法國以前，不是也不懂法國話嗎？」

「校長立刻糾正說：

「你跟他們不同，他們身體強壯能吃苦，你是想去勤工儉學，必須得到酬勞較多的工作，才能一面工作一面讀書。你如果想當一名工人，又何必到法國？看你這樣瘦弱的身體，恐怕當一名工人還不够格呢？」

「張道藩婉轉的表示自己堅決的心志：

「校長，我的護照也請到了，船票也買到了，無論如何我願意去吃苦頭試一試！」

「校長終於點了點頭，改口說：『試一試！這句話說得很好，你既一定非去不可，那就去試一試吧！只要你不怕吃苦，總會有出人頭地的一天。』」

他辦好退學手續，於十一月中旬就到上海，候船準備動身到法國。

### 國父約見暢論國事

「在候船期間，他和幾十個將要同船出國的學生，聽說國父孫中山先生正在上海，大家基於對國父的崇拜，就聯名寫了一封信表示自己身份，並且求見。」

他們本來只是存心一試，看看國父是否重視青年。想不到過了兩天，回信來了，約他們到

莫利愛路 國父的住宅見面。

「那天，大家依約前往，祕書引成兩排坐在客廳的長桌邊，不一回，國父從樓上下來，大家一起鞠躬致敬。

「國父點頭回禮，以右手示意說：

『請坐！請坐！』

「國父按照名單，一點一點名。他稱他們爲『某君某某』而不直呼其名，表示禮貌。被點到的人都一一應名起立。接着 國父又分別問大家到某國學什麼。國父聽完以後，微笑對他們說：

『不管你們到那一國去留學，將來學什麼，只要能够刻苦用功，切切實實地去學到真本領，將來一定會有成就的，……』

『但是你們要知道；我們中國雖然已經推翻了滿清專制政體，建立了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，可是，我們立國的基礎還沒有鞏固，許多官僚、政客、武人，對於共和政體還沒有真正的認識；所以才有袁世凱推翻共和政體，要做洪憲專制皇帝的可笑事件發生……』

『你們要知道，中國還是一個貧弱的國家，事事都受世界列強的干涉和壓迫。你們到外國去留學，不是要把外國的東西，不分好壞一齊販賣到中國來推銷，而是要吸收外國的長處，學習他們研究創造和求精求真的精神，回來救我們苦難的國家，提高我們國家的地位。……』

『所以我希望你們到外國去，不要以能讀死書，求得一點知識爲滿足。你們應該除了專門科目而外，隨時隨地留心考察各國的人情、風俗習慣、社會狀況，以及政治實情等等。這些活的知

識在你們學成歸國之後，對於國家社會當有很大的貢獻……』

「國父和他們談了約半個小時，大家對這次能够得到 國父親切的指示，都非常興奮。國父那種慈祥誠懇的態度，毫無大人物架子的表現，尤其使張道藩深受感動。

「民國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張道藩從上海起程到歐洲，開始多采多姿的遊學生活。」

### 童年之憶同病相憐

蔣碧微從好好長長的回憶裏，拉回到現實裏來。她也想想自己的童年，又想想徐悲鴻的童年，再跟張道藩的童年比較，竟然有許多類似的地方。最大的相同點，就是三個人都出生書香世家，三個人的家庭，都沒有錢，但都很肯上進。

筆者早年聽到蔣碧微女士憶述「張道藩的少年時代」後來閱讀名教授文藝作家趙友培先生的大作「文壇先進張道藩」所記完全符合，可見張道藩爲人坦白真誠、純正以及他童年時代不平凡的境遇，蔣碧微自然由衷的產生憐愛的心意，但當時祇限於姊弟之愛。（本文有關張道藩的童年往事會參考摘錄趙友培先生「文壇先進張道藩」謹在此向趙先生致謝）

關於張道藩留歐的情況，蔣碧微最難忘的一段，還是他的感情歸宿，因爲「不幸」自己也被牽連進去，自從得知張道藩決定和素珊結婚，她「有幸」即將擺脫牽連。只要素珊一到上海，一對新人雙雙邁進新生活，會沖淡那些心裏頭的陰影。張道藩置身在「魏、蔣、郭」三位之間的情濤，他自己曾寫了一個「劇本」——留學生之戀，

真人實事的搬到舞台上。去。（容後再爲補述）

民國十七年的暑假八月，亦即蔣碧微代寄旅費給素珊後的數月，福建教育廳長黃孟圭，專函邀約徐悲鴻蔣碧微暢遊榕城，並請徐悲鴻畫幾幅巨畫，乘此也可以得到一筆還債的潤資，徐悲鴻跟黃孟圭是多年老友，很爽快的答應了這個邀請，徐悲鴻、蔣碧微帶着他們的小孩，到福州一住兩個多月。同年九月二日，張道藩和素珊在上海滄洲飯店舉行結婚典禮。那時張道藩已榮任南京市政府的主任祕書，婚禮相當隆重，中外貴賓雲集。

蔣碧微跟徐悲鴻在榕城渡假作畫，無法參加其盛典，蔣碧微只有在心底，虔誠的爲他們默默祝福。在這個時候，閒談之間，徐悲鴻才提起張道藩突然要結婚的原因。蔣碧微聽了，大吃一驚！

徐悲鴻說了什麼話？  
張道藩做了什麼事？  
蔣碧微爲什麼會大驚呢？

（未完待續）

### 編輯部啓事

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因此我們誠懇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六千字最理想，最長以壹萬字爲限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不在此限。